

目 次

第一章 哨所静悄悄

- 一 晚霞喷红…………… 3
- 二 归程中…………… 11
- 三 哨所静悄悄…………… 23
- 四 灯花更亮了…………… 31
- 五 班长入睡了…………… 36

第二章 风雪夜

- 一 大雪飘飘…………… 45
- 二 深夜十二点…………… 53
- 三 雪地潜听…………… 66
- 四 严厉的刺刀…………… 77
- 五 拂晓歌声…………… 87

第三章 日照哨楼

一 战士的早晨·····	97
二 和战友谈胜利·····	105
三 日照哨楼·····	111
四 望远镜仍在转动·····	118

目 次

第一章 哨所静悄悄

- 一 晚霞喷红…………… 3
- 二 归程中…………… 11
- 三 哨所静悄悄…………… 23
- 四 灯花更亮了…………… 31
- 五 班长入睡了…………… 36

第二章 风雪夜

- 一 大雪飘飘…………… 45
- 二 深夜十二点…………… 53
- 三 雪地潜听…………… 66
- 四 严厉的刺刀…………… 77
- 五 拂晓歌声…………… 87

第三章 日照哨楼

一 战士的早晨.....	97
二 和战友谈胜利.....	105
三 日照哨楼.....	111
四 望远镜仍在转动.....	118

一 晚霞喷红

西天边缘红的云，
真象那万匹绸绡。
象绸绡哟，
在轻盈地拂动！
染红了地域，
染红了天庭，
染红了山峦，
染红了林丛，
染红了冬季草原，
染红了千里边境。

一缕烟草的气息，
透出门缝；
一串笑闹声，
飞出窗棂。
此刻，连部的办公室里

军民联防会议，
已经告停。
满屋子紧张的气氛，
骤变得轻松；
满屋子翻沸的语浪，
顿收了奔腾。

各哨所的班长，
各牧点的民兵，
一个个，
兴冲冲，
就要踏上归程。
门外的一天云锦，
在把我们迎；
槽头嘶鸣的战马，
在把我们等；
联防指挥部的首长呢，
在把我们送。

我站起身，
心中仍未平静。
看班长呢，
缓缓踱步，

来回走动，
闪闪明眸，
转个不停，
象是仍沉浸于
刚才的“争辩”之中，
思绪翻腾；
象是仍追忆着
会上激情的发言，
兴味正浓。

“快走吧，班长！
要赶六十里的路程！”
我催促着班长，
走向前，
将他挎包扯动。
班长呢，
被我一惊，
猛抬起头，
大步流星——
欲抬手去推房门，
蓦地，身后却传来
指导员爽朗的喊声。

“来，再坐一会儿吧，
铁鹰哨所的哨兵！”
指导员的话语，
从来这般风趣横生，
可今天的称呼，
“铁鹰”两字，
却格外声重。
象是在夸赞，
又象在叮咛：
铁鹰呵，铁鹰，
肩负着人民的重任，
要永远迎着暴风，
振翅飞腾！

我和班长，
回转身来，
在办公桌前坐定，
面对面，
望着那和蔼的笑容。

晚霞透过窗上小孔，
把三张面容映红，
三颗跳动的心哟，

重燃起火炽的激情，
“今天会上的争辩，
意义深重！
革命形势越好，
战备越不能放松。
联防指挥部最近的通报，
贫下中牧屡报的敌情，
还有我们自己
察出的足迹、脚踪，
这一切，一切
都在证明，
边防线上，
孕育着不测的暴风！
铁鹰哨所的战士，
要保持哨所的光荣传统！
因为，
人民赠给你哨的锦旗上
分明写着，
五个大字，
——‘祖国的眼睛’。
建哨以来，
一批批战士到此，
曾为祖国值班守更，

一个个，
练出这般本领，
树梢不动，
他们，
能辨出风满楼庭，
云丝不挂，
他们，
能知道雨脚浓重。
作为继往开来的战友
你们，
在新的形势新的斗争中，
要充分认识，
我们这风雷滚滚的时代，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解放，
人民——要革命！
只要社会帝国主义存在，
我们就该，
永远响起，
战斗的鼓，
冲锋的号，
报警的钟！”

“铁鹰哨所所处位置，
我们自己心中分明。
在边防线突出部上，
象半岛屹立海中，
三面有豺狼紧钉的眼睛！
可我们请首长放心，
任凭豺狼再凶，
难越军民联防的铜城；
任凭敌人狡诈，
我们却深知侵略者的本性，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歼敌之志倍增，
经过千锤百炼的边疆军民，
惯于同凌厉的冰雪抗争！
铁鹰哨所，
十只警惕的雄鹰；
鹰嘴山下，
千百个无敌的民兵，
为保卫祖国的
每一寸领土，
我们
愿献出
忠心一颗，

热血一腔，
铁肩一副，
与敌斗争！
我们
愿继承光荣传统，
用无畏的行动，
无愧为，
‘祖国的眼睛’！”

首长的指示呵，
饱含深情，
象海一般凝重，
班长的决心呵，
注满忠诚，
象山一般坚定；
我这个新兵呢，
默默地想，
静静地听。
此刻，
思想的碎片，
如雪花飘飘，
激情的浪头，
似波涛层层……

二 归 程 中

起风了，
大风摇着边疆草原，
夜色呢，
夜色恰似墨汁涂染。
马儿识途，
暮霭里泼蹄奔蹕，
班长和我呀，
归心似箭！

班长引路，
马蹄扬起尘烟，
透过朦胧，
只见他身影一闪一闪。
他脚挂马肚，
不时催马向前，
我抖起缰绳，

急急追赶。
我紧张的心呐，
象绷成一根弦！

眼下的这条路，
虽走过十几遍，
可那是白天，
一目了然：
茫茫的大草甸，
巍峨的鹰嘴山，
沟壑，
土坎，
虎丘，
碱滩，
草芊芊，
沙漫漫，
六十里地接连不断！

可现在呢，
暮色遮住了视线——
不见了路径，
不见了岭峦，
不见了草色，

不见了云烟，
但见那暮色苍茫中，
篝火，
灯影，
远处闪。
天连地，
地连天，
难辨界线。

想到这里，
我不禁高喊：
“班长，慢点吧，
小心碰上‘马绊’！”
“嘿，跟紧我，
多好的一次夜练！”
班长一句话，
把我心弦紧牵，
来到边防哨所，
还没学过夜间作战，
学学吧，
难得的机会，
今日遇见。

班长呵，
贫苦牧民的后代，
自幼成长在草原。
豪放的性格，
充溢着万般勇敢；
毛主席的战士，
经受过雪雨洗炼。
看他壮实的腰，
宽大的肩，
纵有千座大山，
也压它不弯。

班长呵，
一个蒙古族青年，
一颗豹子胆，
一身好骑术，
一双千里眼。
闻名的“夜老虎”呵，
果真不虚传！
他高度机警，
领我向前。

——“壕堑！”

“好，壕堑！”
……一提缰，
来个“飞马越涧”
——“石滩！”
“好，石滩！”
……冲过去，
但只见，
马蹄下火星四溅！
穿过枯蒿，
越过高坎，
闪过虎丘，
掠过草尖，
象要把簌簌的风声喝断，
让它快消散；
象要把浓重的夜色撞翻，
令它莫要遮拦。

路程约摸走了一半，
班长的身影呵，
还在一闪一闪，
兴头儿，
高如山，
蹄声儿，